



評 劇

會 箭 擺

夏青 月影編劇

春風文藝出版社



內 容 提 要

宋將楊繼業父子，隨元帥潘洪出兵邊關御敵。潘洪為報當年天齊廟搗台喪子之仇，百般加害楊家父子。但宋太宗因寵信潘妃之言，忠奸不分。余太君為國除害，設下擺箭之計，誑駕過府吊祭，以箭諫君。由於余太君百般苦諫，又兼邊關告急，太宗無奈，終于傳旨余太君挂帥，出征遼邦，奪回三關，并捉潘洪回朝御申。

本劇歌頌了余太君和楊家將的愛國主義精神。

擺 箭 會

夏青 月影編劇

☆

在風文藝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沈陽路二段宮前里2號） 遼寧省文化局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3號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遼寧省新華書店發行

787×1092 1/32 印張·38,000字·印數：1—500 1960年6月第1版
1960年8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：T·10158·201 定價(6)0.13元

第一場

〔楊洪上。〕

楊 洪：君起早，臣起早，
老太君起早，俺起早，
來到府門天未曉，天未曉。

星儿耀，月儿照，
地悄悄，天寥寥，
楊府門樓高又高，高又高。

朱紅門，銅釘吊。
門旁玉獅妙，柱上金龍俏。
御筆大匾挂得牢，挂得牢。

府門前，英氣豪，
武將要下馬，文官要下轎，
聖上親自降香到，降香到。

梨花槍，金寶刀，
楊家將，誰不曉，
忠心耿耿保宋朝，保宋朝。

(白) 俺，楊府院公楊洪。自从老令公帶領六公子、七公子，出征辽邦以后，春去夏来，不覺已經三月有余。这几日，老太君越发放心不下，每日都叫俺出外探听，可是全无半点信息。今日天色尚早，俺不免再去走走。

黃 玉：(內)走。

〔四兵、二將、黃玉上。〕

楊 洪：哎呀！且住，时才見一將官，身騎战馬，手捧表章，行走慌忙，必是从雁門关而来，有緊急之事，上表朝廷。噢噢，有了！我不免速速赶到南清宫，叩問八王千岁便了！(下。)

第 二 場

〔布景：兩側朱紅柱，挂对联“青風无伎倆”“滴水天波府”，懸橫联“忠良之家”。中屏風，懸一大“楊”字；屏風上置“金书铁券”，灰地，金边金字。上一对大紗灯。〕

〔八姐、九妹上。〕

八 姐：八姐我身疲憊，

九 妹：九妹我人憔悴。

八 姐：姐和妹朝朝暮暮把母陪，

九 妹：为只为父兄不归信不回。

〔余太君上。〕

余太君：思想起春二月月还未落，
他父子身披挂气盖山河。

有老身把酒敬送出郊野，
这一别到如今三月还多。
怕只怕潘仁美私自作对，
无传言无音信无可奈何。
倘若是忠良将險遭不测，
定然是辽邦賊把三关夺。
失三关丧故土家亡国破，
众黎民陷水火难以逃脫。
因此上命楊洪出外打探，
这般时不見回却是为何。

(白)老身余氏。我楊家早年投宋以来，东挡西杀，南争北战，屡建奇功。圣上見喜，恩賜宅第，人称天波府。老令公与众家儿郎，俱受官爵。老身受封余氏太君，領有金书鉄券，与国同休，可免九个死罪。怎奈四年前，金沙灘一战，众儿郎多半死散，只剩六郎、七郎，繼承香烟，續报国恩。

今番老令公帶領他弟兄二人，出征辽邦，圣上命潘家挂帅，我楊家只为馬前先行。至今三月有余，音信全无。怎奈潘楊兩家有打子之仇，潘家与我楊家时时作对。倘若他父子身遭不测，岂不三关难保，万民涂炭，叫老身如何放心得下。因此，这几日，命楊洪出外打探，却怎么連半点消息也是无有？

[楊洪上。

楊洪：(念)消息打听到，
怎与太君学？

參見老太君。

余太君：怎么你回来了？

楊 洪：回来了。

余太君：有何消息，为何如此惊慌？

楊 洪：这……

余太君：什么？

楊 洪：哎呀老太君呀！是我今晨出得府門，見一官員，身騎战馬，手捧表章，行走慌忙，小人当时想到，必是从雁門关而来，有紧急之事，上表朝廷，因此小人急急赶到南清宫叩問八王千岁。

余太君：千岁言說什么？

楊 洪：千岁言說，潘元帅有表章进京……千岁言說，他还要亲自过府……千岁言說，叫小人先来禀报老太君知道……千岁言說……

余太君：楊洪！

楊 洪：有！

余太君：你言語之中，眼含泪水，莫非边关有什么不幸之事？你还不从实講来。

楊 洪：是。老太君！（突然跪下。）

余太君：話还未講，为何与我下跪？

楊 洪：小人跪的不是老太君。

余太君：你跪的何人？

楊 洪：跪的是老令公！

余太君：哦，跪的是老令公？

楊 洪：跪的是六公子和七公子。

余太君：楊洪你……往下講。

楊洪：老太君請听！

余太君：講！

楊洪：父子三人！……

余太君：噢！

楊洪：兩狼山下……

余太君：噢！

楊洪：俱已為國盡忠了。

余太君：你待怎講？

楊洪：俱已為國盡忠了。（站起，下。）

余太君：令公、兒郎呀！

听一言不由我肝腸俱裂，

忽然頭上走魂靈。

好似惡夢还未醒，

好似大病又臨身。

真是天崩壓頭頂，

真是地裂陷深坑。

一陣沉來一陣暈，

兩眼黑來雙耳鳴。

唉！

想不到兩狼山遇險境，

又與那金沙滩一般同。

想不到老令公歸天去，

兩兒郎又去尋眾亡兄。

想不到英名蓋世天波府，

如今只剩一家守寡的人。

这叫我如何度岁月，

这叫我如何得安如何得宁？

八 姐：劝母亲保重身体最要紧，

九 妹：千不可万万不可太伤心。

佘太君：好好好，对对对，

保重保重要保重年迈身，

只要保重年迈身，

保国保民保乾坤。

莫看楊家守寡人，

人人都能做将军。

有朝一日詔书下，

我上校場点女兵。

使金刀和銀枪，直奔北方去出征，

报国仇与家恨，不灭辽邦不甘心。

八 姐：母亲切莫只顧外患，忘了内忧。

九 妹：不用女儿来提醒，

佘太君：我心中早已明似灯。

本来潘楊两家有仇恨，

潘家挂帅楊家甘願做先行。

若是他父子死在敌人手，

縱然一死也光荣。

若是潘家害了性命，

我楊家怎能受冤情。

我楊家怎能受冤情。

誓必与他父子报仇恨，

縱然面君也不能把賊容。

八姐：母親保重身體要紧，請母親落坐。

八妹：知道了。兒呀，近前來，听為娘囑咐。

余太君：母親有話請講。

八姐：若是有人問到你父兄消息，暫時不可言講。

八妹：却是為何？

余太君：不必問了。

八姐：若是六嫂七嫂問到呢？

八妹：就是囑咐你們不可對她們言講，万万不可言講。

余太君：可是她們总是要知道的呀！

八姐：讓她們知道得越遲越好。

八妹：兒明白了。

〔六嫂、七嫂上。〕

柴君主：楊洪回府令人疑，

杜金娥：婆母面前問仔細。

柴君主：（進屋）參見婆母。

杜金娥：參見婆母。

余太君：六儿媳，你來了。

柴君主：來了。

余太君：七儿媳，你也來了。

杜金娥：也來了。

余太君：你們前來何事？

柴君主：時才見到楊洪回府，

杜金娥：莫非有什麼不幸之息？

余太君：此話從何說起？

柴君主：时才楊洪神色惶惶。

杜金娥：行走匆匆。

柴君主：其中定有緣故，

杜金娥：想必凶多吉少。

余太君：你們不必胡乱猜疑，回房歇息去吧！

柴君主：儿媳不去。

杜金娥：

余太君：因何不听婆母之言？

柴君主：玆因婆母面带忧色。

杜金娥：眼含泪水。

柴君主：想婆母剛强过人。

杜金娥：从不示弱。

柴君主：只有当初金沙滩会战之后，婆母曾有这般愁容。

杜金娥：今番我楊家若不遭凶險，婆母岂能如此！

余太君：你們不必多言，回房歇息去吧。

柴君主：

杜金娥：儿媳深知婆母这番慈爱之心，怎奈生死大事，却不得不問。

余太君：你們暫時不問也罢。

柴君主：

杜金娥：儿媳一定要問。

余太君：怎么一定要問？

柴君主：

杜金娥：生死大事，怎得不問！

余太君：唉呀，死者已矣，生者何必再問。

柴君主：

杜金娥：怎么講？

余太君：他們俱已为国尽忠了。

柴君主：

杜金娥：哎呀！

听娘言好似鋼刀扎心內，

柴君主：不由人一陣好伤悲。

杜金娥：心肝痛裂粉粉碎，

柴君主：只覺得魂飞人已憤。

杜金娥：曾記得咱二人別离寅時內，

柴君主：曾記得咱二人分手在天黑。

杜金娥：曾記得咱二人良言蜜語相安慰，

柴君主：曾記得咱二人恋恋不舍紧相陪。

杜金娥：你还說一上戰場把敌退，

柴君主：你还說金鼓收兵凱旋回。

杜金娥：到如今言在而人何在，

柴君主：到如今只落得馬革裹尸尸未归。

杜金娥：咱二人再不能演武場上相对垒，

柴君主：咱二人再不能兩軍陣前去扶危。

杜金娥：咱二人再不能并馬錦街成双轡，

柴君主：咱二人再不能同飲樓台同举杯。

杜金娥：想到此忍不住伤心泪，

柴君主：越思越想越伤悲。

余太君：一見儿媳如此哭泣，

我只得上前去劝劝儿媳。

叫声柴君主六郎妻，

提起你家世人誰不知。

你母乃是当今圣上姊，

你本是皇家一金枝。

再叫声杜金娥七儿媳，

你有一身好武艺。
神箭飞刀无人敢比，
你本是帼国英雄尽人知。
你们应当止住眶中泪，
方不愧名门女来杨家媳。
谁不知你们夫君是我一双子，
谁不知为娘丧子如同自己受凌迟。
我还未哭我的子，
你二人暂且收泪莫悲啼。

柴君主：儿媳深知婆母劝儿意，

杜金娥：怎奈儿媳泪不由己湿透衣。

柴君主：是这般伤心事，

杜金娥：叫儿怎能不悲啼。

佘太君：婆母知道少年恩爱夫妻，一旦丧夫婿，乃是伤心大事，可是他们为国尽忠一死，虽死犹荣。

柴君主：为国尽忠，

杜金娥：理所当然。

柴君主：儿媳尚明大义，

杜金娥：不哭也就是了。

柴君主：可是儿媳还有一事不明，

杜金娥：不知当讲不当讲？

佘太君：何事不明，只管讲来。

柴君主：请婆母听了。此番出征，乃由潘仁美挂帅。想此老贼与咱杨家暗自作对，已非一日。难道说，其中没有冤情吗？

余太君：这个？……

柴君主：儿媳我要闖进宫去，亲見我的叔王，請叔王为楊家伸冤。

杜金娥：儿媳我要用神箭飞刀，闖进潘家，斬尽杀絕。

余太君：嗯，一不可胡乱猜疑，二不可輕易动手伤人。楊家生死大事，圣上自会明察。况且边关紧急，有关国家存亡，咱們一旦內訌，必然給辽邦以可乘之机，夺我边关。我楊家一世忠良，将何以对圣上，何以对黎民。

柴君主：以婆母之見？

杜金娥

余太君：为娘自有主張。

〔楊洪急上。〕

楊洪：禀太君，八王千岁駕到。

余太君：賢王駕到……媳婦們随娘府門外接駕。

杜金娥：婆母，賢王到此，儿媳要問个水落石出。

余太君：嗯！不要莽撞。随娘接駕，有請。

〔太監、趙德芳同上。〕

余太君：賢王駕到，請来头行。

趙德芳：太君請。

余太君：賢王請坐。

趙德芳：太君請坐。

余太君：时才楊洪报到，賢王言說，潘仁美有表回朝，奏明圣上，他父子三人俱已喪命，老臣不知其詳，还望賢王明告。

趙德芳：这……

余太君：什么？

赵德芳：容本御思之。

余太君：賢王即講何妨。

赵德芳：非是本御不講。我怕呀……

余太君：怕什么？

赵德芳：怕伤了老太君。

余太君：想八王千岁与我楊家相交甚厚，又是骨肉至亲，难道还不知我的为人嗎？縱然肝胆俱裂，也决不伤心落泪。

赵德芳：我怕的不是老太君伤心落泪，我怕的是老太君气愤填胸。

余太君：賢王。

一聞父子喪了命，
老臣心中如水清。
你因何守口如瓶，
念至亲理应吐真情。

赵德芳：老太君呀。

潘家表章到朝廷，
言說楊家父子情。
貪功圖祿違帥令，
兩狼山下父子命終。

余太君：八千岁，你待怎講？

赵德芳：老太君，是你听了。今有潘仁美表章送到朝廷，言說楊家父子貪功圖祿，私离陣地，因而喪命兩狼山。

余太君：他父子貪功圖祿么……

赵德芳：表章进京，說他父子違抗帥令。

余太君：啊啊啊。

聞听言来怒火升，
不由老身气填胸。
罵声潘賊好大胆，
叫人难容奸欺忠。

赵德芳：老太君息怒。

余太君：潘洪欺我楊家太甚，怎叫我不怒啊。

杜金娥：請問八千岁，我楊家是忠是奸？

赵德芳：大大的忠臣。

杜金娥：潘家是忠是奸？

赵德芳：大大的奸臣。

杜金娥：却由來，我楊家既是大大的忠臣，只有鞠躬尽瘁之心，豈有貪功图祿之意？潘家既是大大的奸臣，料必上进讒害之言，下行构陷之計。如今我楊家父子之亡，其中必有冤情。

柴君主：弟媳所言甚是，我楊家必定遭了不白之冤。

冤有头，債有主，

杜金娥：水有源，樹有根。

柴君主：毒草无根，豈能自生，

杜金娥：潘賊无种，怎敢害楊門。

柴君主：我要闖進宮，質問叔皇，

杜金娥：我要闖潘府，杀他全家，把冤伸。

余太君：噫……你等应以國家为重，休得胡言。八千岁在此，

潘楊兩家之事，自有殿下與咱楊家作主。

赵德芳：啊，这个……

柴君主：八千岁。

赵德芳：柴君主。

柴君主：皇兄。

赵德芳：御妹。

柴君主：皇兄啊！

楊家先行征北番，
誰不知呼延贊替你做保官。

楊家今日不白冤，
八王豈能袖手旁觀。

赵德芳：我願为楊家雪此不白之冤，怎奈楊家出征辽邦，乃是呼延贊的保官，如今他未到朝廷，无凭无証，如何是好？

佘太君：請問八王千岁，若有凭証，又当如何？

赵德芳：这个……

他婆媳問得我有口難言，
豈不知叔王他未識忠奸。
楊家仇我不管何人敢管，
我若管有何計与他鳴冤。

柴君主：皇兄你……郡馬呀。

杜金娥：夫呀。

佘太君：請問八千岁，若是有了凭証，又当如何？

赵德芳：老太君啊！

老太君暫時把氣忍，
赵德芳非是不義人。

一旦要有凭和証，
願为楊家把冤伸。

佘太君：听一言来令人敬，

千岁不愧圣先君。

楊家冤恨若得伸，

全家不忘千岁恩。

八千岁在上，請来受我一拜。

〔余太君、榮、杜儿媳同拜趙德芳。

趙德芳：且慢！

怎奈是无凭无証难以分辨，

余太君：这……

杜金娥：金娥我去找呼延贊到雁門关。

倘若有凭証？

趙德芳：按公而断。

杜金娥：自古道君对臣，

趙德芳：无有戏言。

杜金娥：为报仇为雪恨心急似箭，

辞寶王別婆母直奔雁門关。

〔杜金娥剛要走，余太君欲拦，楊洪急上。

楊 洪：启稟老太君。

余太君：何事？

楊 洪：老太君大喜。

余太君：嗯，想咱楊家居喪之日，有何之喜？

楊 洪：老太君呀，是小人时才出得府門，听見有人言說……

余太君：言說什麼？

楊 洪：言說楊家將回朝！

余太君：你待怎講？

楊 洪：楊家將回朝！